



上沙湾

朱丽勇

过往的生活
在青石板上炫耀
高大的马头墙依然仰望着
上沙湾村人
把往昔都印在围墙上的青苔和紫藤里

每一座老屋上的每一块石头
每一垛墙、每一处石坎、每一条巷弄
都是一个故事
淳朴,自然,敦厚
毫不隐晦地裸露在空气里
每一位来自山外的客人,在这里
停靠、驻足、席地而坐
心无忌惮

乡村的岁月
并不因村头铁索桥的生锈而消退
桥头五重门上
张氏的节妇坊、章氏的节孝坊
植入了上沙湾人的
独有的基因

狼尾草和结香

乔国永

狼尾草筑起矮栅栏
棉桃般的芒刺
护佑君子,也护佑小人
种子不屑于形式主义的交媾
结香在田埂以身传道
——两个终生无法牵手的人
可能修成正果
一位草鞋蓑衣的老农,可能就是仙祖
在高坪,它们同时出现的时候
可能就是一次机缘
——褪去愤懑的外衣
亮出脆弱、胆怯和不甘
撕开顺从的面具,坦呈桀骜和硬度
相信植物界的法则,也适用于人间
顺道而行,悖论学会通融
对峙的两面性,终将
和睦如初

行李

陈丽标

我的祖母在我童年的一座大山上
带领我们攀爬。
为何永远都攀不完那座大山？
我的死亡还留给我多少时间？
山的那边,是故乡;胜利的花朵,也许是
桃花,
在那里盛开。

人的一生总有一件无法带走的行李。
打开死亡的空阔地,打开那里的没有拒绝
也没有欢迎。
过去在你身上咋咋作响开始重新组合;
影子慢慢变淡,消失的月亮
它说,它尽量替你留在人间。

半屏山独坐

王江平

断崖的边沿,内心平静而无边
我意识到,海——就发生在这里

风也不大,却可以将波浪从无推向有,之后
形成陡峭的力量,迫使岩层在海水里突
然骨折

必然地,也会在我的脸上骨折一下
疼痛几乎令我失去意识

但很快,空气就会上涨,漫过头顶后
空气的里面开始分泌鱼群

他们游得自在,有时候结成云朵
接近来,与我交谈。他们告诉我

断崖处唤作半屏山。倘若真如其所说
半屏山是半座山,另一半又会藏在哪里

这时,谁也没有说话。我们面面相觑
只有寂静的木栈道,卡在正午的反光里

我不是

木叶

春天可以敷衍,但花要认真开
我不是那个挂号的人
绿灯变成红灯,麦子开始长皱纹
我不是一把没有开刃的刀
我不懂如何收割

她摸一摸额头的瘀青
燃起接近圣洁的快乐
我不是那个思乡的人
她快乐地强调,我打过疫苗,整整三次
我不再摔倒在某个春天

青春可以出租,但暮年要认真回家
我不是一件可以商量的事
我不是那个认真爱你的人
因为不太认真,你身上犯有许多错误
来不及清创

我不是路过春天的终点站
我大概不是,那个等你回家的人

大窑

若华

我叫她美人醉
她叫我玉壶春
在故乡,我们都是青瓷

我的前半生是弟窑
朱砂胎的身体
在生活的大窑里燃烧
火石红的脾气
有玉的温柔

2016年8月13日
“听”,玉壶春裂开了一片
医院给我做上了铁线
从此,铁胎的身体
在岁月里开裂

我的后半生是哥窑
开片是它的荣耀
在生存的大窑中,让我烧成
紫口铁足的气质

夏蝉

朱琳

木鱼声咕咚咚趟过小河
又湿漉漉泊满埠头
风从头上抚过,我站在灵山下
像从未涉世的孩童

知道的事并不是越多越好
知道的未必会说出来
夏蝉已开始鸣叫,当他们集体禁声时
暴风雨就要来临

路人乙

贺云鹏

斑驳的青石板
似乎已承受不住岁月的摧残

天又下起小雨
可来往的过客带不走那片嘈杂
轻轻地
闭上眼睛聆听
那一阵阵悦耳的“滴答”
已将我唤醒
告诉我何时要启程

这时,我也许会发现
自己只是一位“迟到”的路人
若你是路人甲
那么我愿为路人乙
若在无意中闯入你的生命
不用记得我
剩下的痕迹由风抹去

也许
数年之后
零星的记忆
会再一次让我们拼凑在一起

独山

曾伟江

多少次凝望
多少次登临
蟾峰阁,雄伟壮观
松阴溪,流水潺缓

碧水碧、蓝天蓝、青山青
山川执画笔
平原筑粮仓

独山,从来都不是孤独的
独步的我,与独山
恰好应景